

听湘妹子讲“湘妹子的长征”

—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，今日女报/凤网特别推出报告文学连载

作者简介

余艳，湘妹子，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文学创作一级。出版18部个人专著，文学、影视作品共500多万字。代表作：《板仓绝唱》《杨开慧》《后院夫人》三部曲等。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徐迟报告文学奖、2013年报告文学年度奖和湖南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湖南报告文学一等奖、《人民文学》新秀奖等国家和省级奖项十多次。



离家去长征

文/余艳

“老太婆”参军

1934年11月25日这个日子，给旧时的大庸城平添了一笔骄傲。

大清早，零零星星的炮仗是慢慢连成片的。但顷刻间，喧天锣鼓、传统花灯、龙灯、狮子灯都舞起来。天地间像注入了一股兴奋剂，满街是扎着红布条的年轻人。他们肩头和腰间别着长短“家伙”，但脸上洋溢的全是喜气。城里的、近郊的，还有像殷成福家这样的乡下的，都来了，全都挺起胸脯，成群成片地排着队，那个高兴哟，大人们个个像孩子，孩子们个个像大人……

这是红军打胜仗后的第三个上午，说是“扩红”，殷成福是搞不懂的。一个农家老太婆，整天下地、做饭、砍柴、喂猪一应俱全，不是女儿生拉硬拽非拉她来，哪得空儿来看这热闹。

那天太阳出得特别好，亮亮的，暖暖的。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，殷成福最先看到台上挂着的那面鲜艳的红旗。这旗她认得，前响大儿子问她：晓得红旗上那图是么子波？她看了看：咋个像把割禾的镰刀。

那另一个呢？——就是个锤头，还问啥子嘛。“有眼水，你老猜对了！告诉你咯，那锤头镰刀是代表工农。镰刀是我们的，锤头是工人老大哥的……工农红军，就是这样来的”。

儿子的兴奋并没澄清她一脑袋的浆糊：为啥子把这土工具挂到旗帜上，还扛着到处走？搞是搞不懂，但有一点她明白——这旗看着想着都特别亲。

就是这份亲和近，在人山人海的“扩红”天地，幺妹参军了。殷成福转悠了好几圈，突然站在一个女红军面前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参军，你们嫌我老咯？”

你……参军？为什么？在家带带孙子、享享清福多好。殷成福吞吞吐吐地回答：我家娃儿都

是红军，剩我一个老太婆守空屋做啥子嘛。孙子现在还没得，我跟他们去，孙子生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带……

“哈哈……”殷成福的话引来一阵笑声，另一女红军出来解围。“大家别笑，这才是‘扩红’的好典型。一家人全送去当红军，唯一的自己也不恋家。支持红军、力挺革命。好样的！”

殷成福后来千百次地说那是个福日子。她参军认识这两位，前个是大大好大官的“家里人、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堂客（湖南话：妻子）陈琼英。后个居然是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将军的李贞。从那天起，她被“福婶”“福婶”地叫出好福气，还依了她们“英子”“贞姐”地越叫越亲。尤其李贞在军团，革命资历长，女同志中的核心。不论年纪大年纪小都尊称她“贞姐”。殷成福也没把她当大人物、没记住她啥子高贵身份，像见每个红军那般不生分，反倒成了可依赖的，嗯，像——娘家人。

事实上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殷成福一家没少给这些娘家人添麻烦。

那天，英子告诉她，红军要远征，除青壮年的红军战士，像他们老两口比贺老总还年长10岁，连同幺妹都收进了遣散离队的名单。

脑壳顶上响炸雷，两口子蒙了：留不得哟！红军一走，国民党、地主土豪卷土重来，还不先拉我们剥皮抽筋。不行，我们就要跟着红军走，殷成福说得简单：悄悄跟在后面，他们走哪儿，我们跟哪儿。红军只打反动派，不会把我们打回来……老嗨（湘西人称丈夫）侯昌仟愁苦着脸：红军有纪律，你不知道？再说，你只想你过好日子，队伍远征挑精兵强将是对的，拖上你们些婆婆妈妈的，咋个跑快？

总不能等死吧，帮红军缝被

编者按

举世瞩目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。

1936年10月，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，纵横11个省，越过18座大山，跨过24条大河……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，翻过连绵的雪山，长驱二万五千里，胜利到达陕北……这是一个我们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的感人壮举。

一晃80年过去，今天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缅怀先烈，来致敬那一段光辉岁月，来吟诵这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？

我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平实的方式：讲故事！用报告文学的方式讲湘妹子的长征故事。

讲故事的人，是湖南知名女作家——湘妹子余艳。

为了讲好这个故事，作家余艳五次奔往大湘西，足迹遍布吉首、怀化、张家界、桑植、永顺等地。她深入到村寨、农户采访老红军和他们的后人，收集了大量有关红二、红六军团的相关原始宝贵资料。最终，以湘妹子的视角，重新结构故事，并融进桑植民歌等元素，写出了《湘妹子的万水千山》长篇报告文学。

我们从这一报告文学中精心遴选出有关女红军里的动人故事，从本期开始，以连载的形式分四期推出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打江山的湘妹子所彰显的大情、大义、大爱，以及背后的温柔与温情。正如余艳所言，至真的感动藏在平常人中、平常事里。我们呈现的故事只是长征中的平常家庭，平常女性，但你看到的一定是平平淡淡背后的惊心动魄！你看到的一定是一个革命者、一个革命家庭、一群战士、一队英雄和一种精神组成的惊心动魄的人性长征。

做衣我跑不脱，你老嗨插标量地，把地主的田地都分了，头一个开刀的就是你！这下，侯昌仟眉头拧成麻花，好半天长叹一口气，感慨：“好日子咋个这么短哟。”

殷成福当然知道老嗨的好日子，那是整个穷人的好日子。像他半年来哼进哼出的《土地歌》唱的就是这光景。

“正月里来是新春，红军发我土地证。四四方方一张纸，圆圆巴巴碗大的印。

千年土地回了家，翻身长工喜洋洋。门前喜鹊叫喳喳，田里泥巴喷喷香。

土地黑黑任我种，大田方方等我耕。长工翻身感谢党，红军恩情比海深。”

又哪里是他们男人家，大庸的妇女们也活起来。她们相继剪掉经年的长辫子，梳起了革命头；扯掉束缚已久的缠足布，放开了裹得变形的小脚；她们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，相继挣脱封建礼教的羁绊；她们甚至担任起各级的妇女头头，走街串巷宣传革命；而女儿队员们，深入敌后搜集情报，帮助穷人翻身解放，还满腔热情一路唱着山歌来——

从前女儿受煎熬，好似掉在井里边，红军来了世道变，砸断封建铁锁链；

脚不缠，发不盘，剪个毛盖变红男，当上女兵杀敌人，跟上队伍打江山。

底。我和幺妹身强力壮，都可以跑长路决不拖后腿。我们家哪个掉了队不要部队管；我们受伤、被打死，也不要部队招呼 and 收埋！

16岁的幺妹在一旁使劲点头回应。最逗乐的是九儿，突然蹦出一句稚气童音：“生是红军的人，死是红军的鬼。”两句口号让7岁孩子生背下来，显然是一出精心排练的“戏”，还在家多次“演出”过。

李贞感动了，这位军组织部长向贺龙汇报时，感慨着说：多好的群众哟，他们从前拿性命帮红军、护革命，如今认定红军，全家去闯枪林弹雨。革命不就是有这些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，才有无穷的后劲，才有力量的源泉？

贺龙当场一锤定音，特批——侯家全体出征！

还担心未来儿媳大梅，得让他们小夫妻一起走。殷成福就和老嗨定下：走前给儿子办喜事，红喜事开道。湘西风俗也叫——冲喜。

结婚时那个红火哟，像天上盖了面大红旗，红了一个天！贺龙来啦，贞姐主婚，侯家那屋哟，就差没被笑声喜气掀翻掉！

晚上，侯昌贵带着警卫营的一帮红军哥去闹新房，教七岁的小叔唱了首调皮的民歌：

月亮亮光光，兄弟耳朵长；哥哥一上床，嫂嫂把歌唱。殷成福一听，揪住小儿的耳



作家余艳与殷成福孙子侯德山（中）、作家罗长江（左）一起分析长征路线。

而侯家全家当红军成了人人知晓的新闻，殷成福带着女儿幺妹在后勤处被服厂做军服、缝绑带，业余时间发动妇女做草鞋、缝米袋。老嗨侯昌仟是东北片的土地委员，每天红袖套套手臂上一别，带领乡友搞土改，没日没夜地给各家各户量田地，一丘田一丘田地插牌。小叔子侯昌贵、两儿子侯清芝侯清平都是建功的红军战士。一家人到哪儿都被人笑迎着、高看着。侯家的苦算到了头。不，是从地狱连翻几翻——上了天！殷成福第一回抬头挺胸，觉得自己活得像个——人。

这天，在军总部出现的一幕，侯家集体请缨了。

殷成福那天急不可待做发言人，其实就是表硬态：一家子除了九儿，老嗨管，背也背他到

朵，九儿，谁教你唱的？“是红军哥啊！”九儿不知做错了什么，却引起全屋的哄堂大笑。

湘西土家风俗，洞房越闹越兴旺。笑得合不拢嘴的殷成福躲进里屋，看小山般堆着的贺礼，那些乡亲们送来山里地里的土特产，鸡蛋、腊肉、糍粑，全被各色“红”喜帕盖着，橘红、玫红、大红、粉红，欢欢喜喜地挤挨在一起，那不就是两个新人亲亲热热、和和美美的侯家的大孙子呀，不久就会到！

再把一堆红绸布捏在一起，就是一朵巨大的彩色花，她不由得甩着、晃着，手中魔术般地变成一个一个兜兜：小的是涎水兜，大的做囤肚兜，鲜艳艳、红灿灿，都是招孙纳贵的。

（下转 A05版）